清儒學案

口 12
3276
9

B
3275
3

門口 12
號 3276
卷 9

# 清儒學案卷十五

## 用六學案

天津徐世昌

用六篤行好義忠孝貞隱與夏峯爲友聲應氣求其學私淑梁溪高氏尊程朱而抑陸王故陸清獻深取之述用六學案

### 刁先生包

刁包初名基命字蒙吉號用六祁州人父克俊有道而樂施爲鄉里引重學者所稱貞惠先生也先生魁岸穎異少承家學明天啟丁卯舉人再赴禮闈不遇見天下將亂遂棄舉子業以學道自任卜築城隅署其齋曰潛室亭曰肥遯讀書其中學者歸之尙義持正邑有大事每倚以決崇禎末流寇犯境毀家倡眾

昭和十五年六月廿八日購求

誓固守城得完甲申國變設莊烈帝主於所居朝夕哭臨賊以
人望强徵之以死拒及入清代終不出孫夏峯徵君避難過祁
州留與講學心嚮之既而見高忠憲之書尤篤好南游至無錫
與忠憲猶子彙旃訂交盡讀忠憲遺書遂稱私淑弟子其學以
謹言行始嘗曰君子守身之道三曰言行不苟取與不苟出處
不苟論學由高氏上溯程氏於陸王有微辭於諸經尤深易春
秋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翼註十六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
記二卷斯文正統十二卷用六集十二卷以居母喪致疾卒年
六十六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無錫學者祀之東林書院道南
祠參魏裔介撰家傳學案小識先正事畧

## 易酌序

易何昉乎自庖羲氏一畫始也而康節教學者直遡諸未畫以
前夫畫前之易生天生地生人者也舉天地人不能出其範圍
而易於是乎見矣學畫前之易即心見易學畫後之易即易見
心故曰易心畫也繇一畫而加之至三百八十有四爻爻易變
易妙有權衡故用酌或仰酌諸天或俯酌諸地或中酌諸人變
化生心萬理具備聊以待夫神而明之者而未獲一遇也越數
千載文王作於前周公繼於後一則酌羲之畫合而爲象有象
下之辭一則酌羲之畫分而爲爻有爻下之辭讀其辭離奇奥
衍非上智莊不得其解潔淨精微之教難言矣越數百載天縱
孔子而假之年晝酌羲象酌文爻酌周公用成十翼易繇此爲
古今第一完書開五經之祖標四書之宗神靈呵護雖秦火不
能焚也已嗣是而後言易者無慮數十家若焦延壽若京房若
郭璞其表表者矣然皆相傳爲卜筮之書以自神其術數云爾

唯韓康伯之註王輔嗣之疏粗知義理惜其旁酌老莊未免影響支離揣摹其皮膚而無繇洞貫其腠理也潔淨精微之教難言矣越千四百載得伊川程子其人以周元公爲師太極圖通書既有以酌其源流以明道爲兄家庭閒講習討論又有以酌其體用行年七十有三尙冀少進不輕以其書示人竭終身之力破除術數小技歸乎綱常名教洗滌註疏陋說徵乎日用行習原本孔翼發揮三聖之蘊以教天下來世於無窮一人而已雖然作者固難知者亦未易孔子而後唯伊川爲能作是書唯考亭爲能明是書本義翼程爲二傳功臣正猶程傳翼孔爲十翼功臣也讀者不察判然視爲兩書可謂知言乎國家以制科取士考其始程之傳朱之本義蓋嘗並列學宮其既也厭博而就約避難而趨易於是專主本義程傳不得而與焉業易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知爲何書其所爲舉業家言則又彷彿於不可知之象馳騖于無所用之辭程之奧旨宏綱棄置有如隔世朱之微言約義奉行又徒具文易所可見者畫焉耳易所可讀者辭焉耳若夫義理之存焉者蓋寥寥也義理亡而簡編存天下豈復有易哉潔淨精微之教難言矣包也有憂之竊以爲學易者學畫學象學爻功夫固有次第使非肆力於孔子之翼以求作易者之心於憂患之中則羲之畫文之象周公之爻懵如也學畫學象學爻者學十翼功夫乃有著落使非肆力於程子之傳以求贊易者之心於韋編之外則孔之翼懵如也夫是以矻矻窮年纂輯成書大都以孔子十翼爲三聖之階梯以程子二傳爲孔子之階梯或錄其辭而表章之或述其志而推廣之而亦間以朱義補程所未備而亦間以諸儒及己義補程朱所

未備總之酌朱以合於程酌程以合于孔酌孔以合於羲文周公統四聖二賢之易爲一心之易內省吾心一易之注存也外觀吾身一易之發見也極而至於家於國於天下何莫非一易之洋溢也哉夫然後學畫後之易可學畫前之易亦無不可矣

辯道錄序

人知好辯之名自孟子始而不知其始自孔子也孔子之辯在六經刪詩所以辯性情也刪書所以辯政事也禮定而尊卑貴賤辯矣樂定而性反功德辯矣贊周易其辯三聖之心乎修春秋其辯一王之事乎上下二論則又神明六經之旨而辯之於日用常行也顏子不違如愚獨無辯喟然一歎凡古今辯道者無能贊一辭誰謂顏子也而不善辯乎顏子沒而道在曾子則以大學辯曾子沒而道在子思則以中庸辯子思沒而道在孟子則以七篇辯此一聖四賢者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焉耳嗣是而後千四百年如醉如夢不復有辯及此者卽有之如董江都王河汾韓昌黎要亦彷彿大段非能窺見個中祕密也天開宋室五星聚奎濂溪太極一圖辯諸天地未生以前橫渠訂頑一銘辯諸天地既生以後程氏兩夫子辯學庸使不混於大小戴之記辯語孟使不襲於揚子雲之法言及戰國策士之說易有傳然後知四聖同歸而老莊之辯無所置喙矣春秋有傳然後知三傳殊途而康侯之辯有所折衷矣不百年又篤生集大成之朱子焉小學以辯教而入德有其門近思錄以辯學而成德有其序未也集註以辯四書本義以辯易詩傳以辯詩而師弟授受一稟於朝廷之功令猶未也書則授其辯於蔡蔡之辯卽朱之辯也春秋則推其辯於綱目朱之辯卽孔之辯也禮

則詳其辯於家於鄉於學於國於王朝而約其辯於經傳通解也噫辯止矣此五賢者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焉耳自姚江倡良知之學以爲辯端讀其文章津津乎蘇韓矣而以理學爲事功文章則蘇韓遜席考其事功巍巍乎韓范矣而以理學爲事功則韓范退舍至於道德之醇節義之嚴則又近而比隆於周程張朱遠而姚美於顏曾思孟若後學新進敢出而疵議之不亦過乎雖然吾見其辯儒也右陸左朱而儒之正閏無以辯吾見其辯性也以無善無惡翻案而性之源流無以辯吾見其辯學也以不思不勉樹幟而學之安勉無以辯吾見其辯書也以禪學證聖學而書之異同無以辯包不敏心竊疑之思一辯而未得其辭也及讀困知記然後知整菴羅子當陽明之時同以講學明道爲事其於傳習錄暨朱子晚年定論辯之至詳以確惜陽明未能受盡言而四方學者雲從響應故整菴之學晦沒而無傳幸景逸高子涇陽顧子仲好馮子一時鼎興其著書垂訓一稟有宋正傳而不悖羅子於是泰和之書復出而其學亦漸明於天下矣包也焚香卒業深有當於心遂各擇典要分爲四種彙輯成編以告天下來世之學道者僭不自量間亦附以己意嗚呼注杯水於江河豈能益其深燃爝火於日月豈能益其明然而涓滴之細流未敢自竭也希微之未光未敢自滅也以注以燃以示私淑四子之意此四子者豈好辯哉蓋亦有所不得已焉耳

文集

春秋公子遂書法論

自古亂臣賊子或殺身或赤族未有一人得善其終者即偶爾

漏網又有春秋之斧鉞在嗚呼嚴矣乃公子遂之事吾惑焉遂也內交宮禁外結強鄰殺太子及其母弟而援立私人天下之大惡也其如齊而疾也則以以尸將事之禮望之而責其廢棄君命夫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死不廢禮大賢以上之事也而望之弒父與君之人乎今執桀紂而問之曰汝何以不爲堯舜執跖蹻而問之曰汝何以不爲夷齊不情甚矣其卒也適當廟祭之日則以卿卒不繹之禮望之而責魯之不能寵遇大臣夫生也不能正其法死也不能明其罪又從而禮貌焉是崇獎奸回也春秋於天且削其秋冬於王且削其天於吳楚徐越且削其爵而反加禮於遂有是理乎且也與遂並使者叔孫得臣也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而得臣卒不日胡氏以爲仲尼削之也若曰大夫而不能爲輕重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惡有首從得臣從惡也魯加恩則仲尼削之仲遂首惡也魯不加恩則仲尼責之是自相矛盾矣噫此胡氏之說非聖人意也然則云何公子遂如齊者數矣一書再書屢書而不略者備著其弒立之罪也至是又如齊而至黃乃復見其困於病而不能如矣昔者往來自如未有能制之者今也人不能制而天制之故乃有二義一幸其災一恨其晚也辛巳有事於太廟正祖宗來格來饗之日而仲遂告終豈非周公在天之靈陰亟而顯奪之乎是又人不能誅而天誅之也其曰壬午猶繹萬人去籥者何也猶亦有二義可已而不已而不已曰猶猶者責辭也不可已而不已亦曰猶猶者恕辭也當時魯之臣子明知仲遂之爲大惡欲黜而奪其禮乎則宣公在焉使弒立之罪暴揚中外勢有所不敢也欲隆其禮則公論之謂何傳稱夫人姜氏哭而過

市市人皆哭以情度之夫人亡而哭則仲遂卒而喜矣在通國喜幸之不暇而吾輩欲畢致其哀戚之情不亦過乎故猶繹而萬者魯臣子秉彝之良心也去籥者魯臣子塗飾之具文也聖人書此以見天理之不容誣人心之不可欺如此也繼卽書曰戊子夫人嬴氏薨嬴氏與仲遂同惡者也相去不旬日而後先殞命天道不愈彰彰乎及再不克葬胡氏始歸諸天道以爲著咎徵焉盍亦因此以識彼也或曰然則遂之罪不容誅矣於世卿何責焉而經書字曰書字以譏世卿若季友是也季友討罪人立賢君可謂社稷功生而賜氏與者受者皆有罪焉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遂也悖人倫逆天理恣行不義而莫之顧可同年語乎然則何爲書字也曰生而賜氏尊貴無與比自以爲篡弒之計得矣究難逃於太廟之靈垂之斃則何益哉所以灰奸雄之心而生亂賊之懼也愚意如此願與讀春秋者共詳之

## 春秋趙盾許世子止書法論

春秋趙盾許世子止兩案幾成千古疑團蓋惑於歐陽子之言也歐陽子之意以爲二子不弒君聖人必不加以弒君之名聖人書弒君則二子必有弒君之實似矣然未達於春秋之義也春秋書法同而立義各不同雖弒君大獄固有然者不明其教不可以得其義也是何也趙盾書弒君誅其心也許世子止書弒君憐其志也曷言乎誅其心也盾以正諫忤靈公公必置之死地而後已方是時盾無葬地矣趙穿者其平日所蓄養之奚也公之奚不能殺盾而盾之奚殺公舍主人而歸獄於奚可乎哉在穿未嘗有憾於公特其意欲生盾故不得不死公耳卽穿未必請命盾未必授意試思發難謂何則盾之

心斷可識而罪有所歸矣又何待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後知其弒君也我故曰誅其心也曷言乎憐其志也許世子仁孝性成於悼公非有纖芥之嫌也以不嘗藥而死之王導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繇我而死也朋友且然況君父乎按左氏稱止自責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饘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卒繇此言之棄千乘如敝屣而捐性命以從亡父於地下是故直書弒君者聖人之法亦世子止之意也我故曰憐其志也所謂書法同而立義各不同雖弒君大獄固有然者此類是也或曰趙盾名卿也身在局外而不爲開一面之網許世子孱子也身在局中而必爲申三宥之條子何以知之曰屬辭比事而知之也曷言乎屬辭比事也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趙盾書弒而靈公特闕其葬所以明盾之爲賊法在必討

也雖無其事卻有其心故有可入無可出也許世子止書弒而悼公特著其葬所以明止之非賊法在必赦也雖有其事卻無其心故旋入之旋出之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不於此深切著明矣乎胡氏發明兩案可謂破千古之疑而未嘗以葬不葬權衡其間故其義有未盡者若歐陽子何足以知春秋

## 春秋楚公子比書法論

春秋楚公子比書法於胡氏傳察理之明析義之精能爲化工寫照勝公穀左氏遠矣然其間偶有未安者如楚公子比弒君一案是也何也傳於比之弒君也責其不明乎君臣之義按楚虔弒君而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凡在楚之臣子義不與共戴天而況比出奔十有三年未嘗一日北面而朝之哉考諸經州吁嘗君衛矣書衛人殺州吁而

不稱君明衞之不得以爲君也陳佗嘗君陳矣書蔡人殺陳佗而不稱君善陳之不肯以爲君也何獨至於楚虔而君之魯桓弒隱而立與楚虔同春秋於會盟朝聘之際屢示誅討之意至其歿身猶舉王法所謂身無存歿時無古今皆得致討而不赦也豈聖人之法嚴於宗國反寬於鄰國乎如之何其君之也且也君臣之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以傳所引晉欒衞鱄之意言之則是君臣大倫皆出於人爲而非本於天定也不亦惑乎若曰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纍其宗族卽君臣之分猶在是以一時之私恩亡萬世之公義其說益不可通矣至其較量於五難五利之閒尤非平日解經之法何也論是非不論利害者春秋之旨也焉有利在棄疾則薄其誅不利在子干則厚其責者乎反覆是傳

其智者千慮之一失與然則聖人何以書比弒君也誅比者其名也誅棄疾者其實也誅其名無以詰其實則比之罪宜在所矜誅其實難以逃其名則棄疾之罪寔無可逭何以知其然也以去就之義言之比與棄疾同遣弒君之變比於時奮然長往雖未能舉不共戴天之義而亦自有不與同國之心若棄疾則委質爲臣甘心乎亂臣賊子之黨矣比正而棄疾邪具見之矣以次及之序言之比兄也經以小白繫齊明小白宜有齊也其比之謂乎棄疾弟也經於糾不書子明糾不當立也其棄疾之謂乎比長而棄疾幼則代虔者宜比矣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按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豈非棄疾授之意乎坎牲加書而强之盟則盟棄疾强之也帥四族眾而使之入楚則入棄疾使之也殺太子祿而立之爲王則王棄疾立之

也周走而呼於國中謂眾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棄疾逼之也傳謂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爲而不知盡棄疾之爲也舍渠魁而問脅從失其平矣夫始也借比以殺虔而顯被以弒君之名既也借虔以殺比而陰行其篡國之實其計何其狡也其意何其慘也其手何其毒也春秋推見至隱書曰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弒其君虔於乾谿所以憐比之愚而甚棄疾之惡也故下卽繼之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繇是叵測閃鑠不可方物之情狀一筆寫出而大獄然後有所歸矣此與許世子止一案正可參觀蓋世子止雖書弒君然寓意卻在許悼公之葬所以明其誤陷於法而止非可討之賊也公子比雖書弒君然寓意卻在楚公子棄疾之殺公子比所以明其迫脅於逼而棄疾寔當討之賊也方其玩弄亡公子於股掌之上如嬰兒如木偶不貲之利予已不赦之條予人豈不自謂得計厥後入郢之役伍員取其屍而鞭之以古今奇禍償古今奇惡天道聖筆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在也或曰然則春秋何以不書曰不可爲訓也但書吳入郢雖以貶吳而平王貽禍之慘固在其中矣不然如胡傳所云寬於棄疾而苛於比則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泰鄧扈樂之徒反蒙歸獄而受戮焉者又何說也春秋之法豈若是失輕重哉

答孫容城徵君書

前承大序爲斯文生色謝不能口不肖包至愚極陋荷先生提誨不敢妄自菲薄區區一得因有道以受知於兩大老因兩大老以受知於天下後世功德豈有量哉惟是日用工夫茫無頭緒日以求放心三字爲入手而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物究竟

不在腔子裏奈何奈何承諭補瀉之說甚善包則以爲孔孟而後越千餘年或溺功利或流虛無或侈辭章程子所謂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尙論者未嘗以是病孔孟賴周張二程出以迄于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然後孔孟之道如日中天嗣是而後遡正學衍嫡派代不乏人至魯齋草廬諸公皆能力行小學步步趨趨不失尺寸是果誰氏之力與自國家以制科取士士子役役於口耳之學不復反諸性命以求實用遑遑陽用建安之名而陰棄其實然失之博雜者十之一二失之寡陋者十之七八不製方不服藥肆意鑿喪以致陰陽失調諸症交作此而曰建安所傳染也誣矣冤矣是故建安無病也陽明亦何病病在支離建安而後人用其方遂成虛症牢不可拔按脉切理惟建安可以醫之鄙見如此未審有當高明否

## 與張滋水司馬書

嘗讀胡雙湖上疊山謝先生書而知位有尊卑齒有先後地有遠邇俱所勿論惟是以文章爲媒以道德爲贄雖千里猶同堂也恭惟台臺品擅千秋望隆一代所謂今之疊山非欺不肖某生居僻壤寡陋無聞何敢望雙湖萬一然高山景行之慕適館授粲之好則有未敢自後古人者且也小技受知愧稱許之過情用六命名華異地之合符此徵君孫先生橋梓形之筆札而幹汝耿子所津津道之不容口者也夫是以不避末同特修尺一以徵君爲媒以斯文正統爲贄區區之心亦欲如雙湖之上疊山者位之尊卑齒之先後地之遠邇俱所勿論而狂瞽一刻更希高賢大畏爲之辭以冠簡端萬一不棄視孺子爲可教則一日之知遇百代之華袞也又聞先生於書無不讀尤善易與

春秋此兩經者竊嘗究心偶獲一得請遂因而就正可乎夫易有程傳猶春秋有胡傳朱子云某只是卜筮大綱若義理充實遍滿離不得程夫子書也今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弗敢去惟是本義已耳程傳則置之高閣久矣舍程而問易是何異於舍胡而問春秋哉故其爲說穿鑿支離舉四聖立言苦心大半爲舉業二字抹殺矣於程傳既廢厥實於本義又徒存厥名易之不爛于秦火者幾何不爛於舉業也哉且本義亦有所未安者如於每爻之下必曰占者遇此則云云是一爻只作一事用也文公方諄諄以此戒人而解占筮之義如此無乃淺之乎視占筮乎竊思占筮者非象數之事而乃心性之事也故繫辭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全易專重此兩句兩句又專重以此兩字若使心不洗藏不密德不齊



戒而神明之日屑屑焉從事卜筮神將厭之其猶我告乎記云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心無苟慮必依於道手足無苟動必依於禮此克己功夫也學者明乎齊戒之義以洗心以神明其德而占可得而言矣而易乃可得而言矣至于春秋與易實相表裏雖康侯立言未必全得聖人之旨要其道破者蓋已什之七八矣大儒如陽明獨以淺近當之嘗謂徐曰仁云左傳可廢聖人不爲艱深隱晦之詞其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求其弒君之詳征伐自天子出其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求其伐國之詳信斯言也是春秋一書索然無復意味矣嘗試考之均一弒君也有甲弒而書乙者有乙弒而書甲者有本不弒君而書弒者有本弒君而不書弒者均一伐國也或稱師或稱師又與稱師不同或稱人而稱

人又與稱人不同或稱爵又與稱爵不同或曰或諱或全書而不削或全削而不書書同而予奪美刺各不同如見以爲弒君已耳如見以爲伐國已耳不復細加體勘曲爲領會則聖人之精意隱而大法不傳矣是春秋爲含糊體面之書又何云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哉故必深求其微言奧義確然有會于胡傳之中超然有得於胡傳之外而後屬辭比事之旨出矣不肖嘗有言曰不知易而說道理不知春秋而斷是非直捕風捉影耳然而易不明不可以治春秋春秋不明又不可以見易兩經者同條共貫者也豈獨兩經爲然哉推之六經亦莫不然鄙見如此未審有當高明否

答范定興銓部書

捧讀贈言渾渾瀚瀚逼眞三代以上非晚近操觚者所可同日語也服服謝謝程朱陸王之學聚訟久矣前偶爾及之蓋以平生所疑一一印諸梁溪而渙然自信梁溪者忠憲高先生景逸死瑞禍者也及門高第弟子稱其微妙踰薛純實無弊勝王包不勝心折茲者遠承明教縷縷數千言皆先輩所躬行而實踐之者相愛豈有量哉惟是內省平生所學終有不自安者敢披肝膈以告幸高明垂聽焉憶徵君先生嘗以甲午之夏訪蓬玄先生于東昌蓬玄出高子遺書及涇陽少墟兩先生集讀之反復商榷折衷大中越浹旬西歸徵君有疑闕歧路幾分明之句此載在遊譜而搆斯焉令親嘗口述焉包因是粗有領會竊謂孔子之道見而知之者顏曾思孟也聞而知之者周程張朱也舍周程張朱而求顏曾思孟猶舍顏曾思孟而求孔子必不得之數也不謂高子先得我心同然業已條分縷析筆之於書矣

來諭繇孔門而及孟子繇孟子而及象山繇象山而及伯安則是江西餘姚直接鄒魯之傳將置濂洛關閩於何地乎又云近思傳習原是一書晦菴象山原非水火此曲爲調停之言也夫以晦菴象山爲水火誠過矣然而同歸者原自殊途蓋象山之學從致知入在孔門爲捷徑晦菴之學從格物入在孔門爲定本此毫釐千里之差梁溪辨之最中情實者也若謂近思傳習原是一書包固未敢以爲然蓋近思經晦菴采輯粹然一出於正誠所謂四書六經之階梯也若傳習錄出門人之手疵累儘多熟讀近思當自得之亦豈可以筆舌罄哉嘗試約略一二如宗旨中首云無善無惡心之體終云爲善去惡是格物此兩言者果可爲訓否乎傳習云至善者性之本體也又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此孔門嫡傳胡爲乎又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也心卽性也無惡可矣無善可乎則其所傳而習之者得無自相矛盾乎夫無善之說倡於佛氏和於告子今旣明明襲其說矣而又嘵嘵自命曰我之無善異乎佛氏告子之無善也其誰信之若夫爲善去惡與格物全無干涉而强以當孔氏入門第一義梁溪不云乎陽明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物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是格物在致知知致而後格物也又曰物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是格物在正心誠意意誠心正而後格物也如此折難恐陽明復生當亦不能爲之辭矣不特此也以晦菴爲影響爲支離往往厭薄而有所不屑及其東墅菴羅先生直謂昔人之尊信楊墨不減於今人之崇奉晦菴惡

是何言也幸而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未至行其言耳其言行則繼往聖開來學之功所不掃地者幾希矣包嘗有言曰朱子學似顏子而功過之如註四書集小學作綱目表章太極圖西銘之類是也功似孟子而學過之夷攷其生平博古通今無不讀之書仰觀俯察無不窮之理形而上形而下無不優爲之事也其庶幾孔門中行者矣狂猶不足以盡之也若伯安與象山曠世相感其穎悟似子貢其文學似子游子夏謂之狂也可謂之狷也可謂之中行則未也大抵悟有頓漸修有淺深立功於吾道有大小分統於斯文有正閏以爲水火誠過矣殊途者又何嘗不同歸乎此方今學者第一吃緊事所賴銅觔鐵脊漢爲宇宙擔此重擔以登孔氏之堂而入其室竊於先生有厚望焉包不揣嘗網羅梁溪諸君子遺稿爲辨道錄首儒次性次學次書亦



欲使格物之學曉然復明於世所愧學踈才劣鰓鰓焉有不勝任之憂惟先生不棄而終誨之

## 與史子敏論史書

從金容得論史書讀之始知洋洋大國有所謂子敏史先生者當代史才也子長孟堅而後直振其響矣相去五百里未獲一把臂暢所欲言豈非憾事雖然吾不得而身交之也請以心交之心可得而交則口可得而言包何言哉言史而已廿史瑕瑜古今固有定評執事又從而折衷之抑揚予奪鑿鑿若指諸掌他不具論如降霸王爲世家而以抑下之遺爲缺典以陳壽之史爲瞇目喪心皆千古快論讀史者不可不知也至於論列明史尤中權衡如建文革除景泰附錄皆當代缺典有史氏之責者豈能一日置諸其懷耶今幸毅然立紀此筆乎其所不得不

筆者也顯陵立祀索然無味卽有好文章將安用之適足以彰祖宗盛德之累而已今幸毅然刪去此削乎其所不得不削者也劉伯温以開國名臣而兼文學宋景濂以文學名臣而兼開國當是子房流亞鄧馮房杜諸人不及也其始也旣不得與草廬例論其旣也又不僅與管仲同科目曰遷喬亶其然乎江陵分宜特書二鉅猶蜀人之目姜黃也伯約志圖恢復雖不克而死凜凜有生氣焉豈亡國敗家之黃皓所可同日語哉江陵實錄具載慎行于公上邱司寇一書包已集諸斯文正統矣崇禎間特加恤錄未爲過分蓋其輔翼匡救之功昭然在人耳目非分宜所敢望也開國逸民首陳靜誠允爲一代冠冕近代則百谷眉公其人抑亦名實允稱雖二公學術未醇終其身以詩文見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庶幾遯之上九矣至於雪菴和尚東湖樵補寫匠諸君或死或從皆以身殉君父置之閑閑十畝豈有倫哉宦官一流賢奸胥壞如唐張承業綱目大書特書直與韓張良晉陶潛異世同心若以寺人故一槩抹殺非情理之平也表而出之誰曰不宜以上數論皆包晤對聖賢所千慮一得者不謂執事先得我心也竊自欣慰以爲未就正而合符有道一似天牖其衷者雖然執事固有言矣讀上傳名公書云如某唯唯稱善不盡肝膈畢奏乎執事之前某不敢出也包於執事亦云敢諱狂瞽乎竊嘗反覆執事之言有所疑而臆爲之說者四焉有所信而進爲之說者四焉願盡肝膈畢奏之自古母后之惡至武氏極矣呂雉其次也先生平心以核謂不失爲本朝國母或者未安乎何以言之春秋於魯文姜去其姓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呂氏穢德彰聞不減文姜而殺戮功臣半出其

手凋喪漢家一代之元氣且也誅鋤宗室布列親黨於要地以圖不軌若非平勃交歡諸君左袒劉氏將轉而爲呂氏矣牝雞之辰不可長猶緩乎其言之也永嘉諸人列諸佞倖誠過矣但以世宗爲純孝文忠爲純忠或者未安乎何以言之繼統非繼嗣此自有見而然包獨謂繼統便當繼嗣不繼嗣便不得繼統也尊爲天子以繼統故尊也富有四海之內以繼統故富也宗廟享之子孫保之以繼統故享之保之也尊富享保伊誰之賜而可忘其所繇來乎昔司馬溫公議濮王典禮嘗曰濮安懿王雖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萬世相承嘗先帝德也至哉言乎可爲萬世法矣請以舜禹言之舜繼堯之統者也非繼嗣也禹繼舜之統者也非繼嗣也按祭法有虞氏宗堯未及瞽瞍夏后氏郊鯀未及舜後儒便有異議焉其言曰夏后氏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安得以天下私其父哉異氏繼統且如此而況世廟實猶子孝宗實猶父乎以親而言興獻父也孝宗不可謂之非父孝宗君也興獻不可謂之非臣父若子蓋嘗北面而朝之一旦入繼大統遂使正統失其親而親歸本生正統失其尊而尊歸本生尊尊親親之道固如是耶非特親本生也且若特疎正統以明本生之親者非特尊本生也且若特卑正統以明本生之尊者姑舉其一二言之如興獻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賀晏賚倍常昭聖誕辰則傳命婦免朝如昭聖仁壽宮役深念歲災民困暫停以恤民命獻皇觀德殿役則敕禮工二部十日營度羣臣或言災異罷工則不報如武宗莊肅皇后謚法槩從減削事以嫂禮而忘其爲天下之母至於祧仁宗附興獻尤爲不經以華亭之賢初議甚正再議甚

婉而終不免於逢君也諸如此類永嘉諸人未聞一語相及又從而贊成之朝夕迎合人主以加恩本生爲事夫本生之恩可加也正統之恩以加本生恐非義理所得爲也然則議世廟之禮當如明道先生說考孝宗妣昭聖而稱興獻爲皇伯父某國太王興獻后爲皇國母某國太后此天經地義之不可易者也方繼統之初業已俯從眾議夫何以羣臣之言終反初命哉昔溫公又嘗曰漢宣帝爲孝昭後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竊意宣帝光武與世廟正未可以例論也何也宣帝之祖爲衛太子父爲史皇孫皆孝武嫡傳不幸以讒廢死宣帝崛起民閒卽追尊其祖父正自不礙昭帝而不然者蓋泥於繼昭帝之統卽繼昭帝之嗣也漢之天下爲新室十有九年矣光武從馬上百戰而得之與高帝何異卽追尊其祖父正自不礙元帝而不然者蓋泥於繼元帝之統卽繼元帝之嗣也世廟繼統孝宗在祖父非有宗子家嗣之傳也在當身非有創業垂統之實也視宣帝光武蓋迥乎不同也而必追尊興獻哉竊意興獻有子者也未有天下以付之孝宗武宗有天下者也未有子以付之在興獻以子而有孝宗之天下在孝宗以天下而有興獻之子豈不以情理允協者乎當日伏闕諸公出死力以爭之爲孝宗耳謂十八年盛德大業不可以不嗣也豈有所爲而爲之哉若張桂方席諸公援古證今力排羣議爲世廟也當是時有所見適同而將順其美者有所見未必同而憚於批鱗從而爲之辭者有窺見上意毀方爲圓一言投合立致通顯者考其與禮官辨折十三事大抵皆矯誣粉飾而不可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也噫餘吾無

責焉矣若永嘉學識大有可觀且於世廟稱魚水歡使其心果出忠孝非詭隨以圖富貴當年高官大耆皆宜堅辭不受以爲伏闕諸臣請命若入告我后曰臣言果不謬幸布告中外允行之在臣終不敢以此爲進身地建言諸臣各陳所見亦忠於朝廷之職分也今或死或竄或貶或謫處分得無過甚矣乎如此則世廟未必不見聽即或不見聽此心固可以對人已而兩無愧豈不偉然大丈夫哉奈何苛以迫脇誣以欺罔惟恐諸臣得罪之不深也噫亦已甚矣執事獨恕之曰入廟稱宗後亦未嘗詭隨圖富貴也包獨謂詭隨圖富貴更有甚於入廟稱宗者矣入廟稱宗而可詭隨也天下事無不可詭隨者矣厥後郊祀配天與高祖成祖同爲百世不遷之廟亦相率而詭隨之孰非永嘉作俑乎胡傳曰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爲孝世廟所加諸父者果人子所得爲乎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爲忠文忠所加諸君者果人臣所得爲乎非所得而加之以之爲孝爲忠且不可而況純乎梁溪先生曰門人厚葬何以不可使門人爲臣何以爲欺天只此二事可體認天理春秋一書無一事不是此理也以此理律之世廟文忠恐非春秋之所與矣執事獨云一命之榮無不欲歸之父母以此諒世廟之心宜矣竊嘗歷考孝經及戴記所稱以人子一命之榮歸之父母爲孝乎抑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爲孝乎夫舜武之孝首以其德曾閔之孝不以其貴然則孝弟斷可識矣夫子不云乎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當日以大禮興大獄伏闕諸臣謫戍者二百二十人廷杖者八十餘人病瘡卒者十有七人此史冊所僅見也不知永嘉諸公紆青拖紫備極一時榮寵亦曾念

及此百爾臣工之含冤負痛否耶夫一獸一樹斷之殺之不以其時未可爲孝忠臣義士黜之戮之不以其罪可謂孝乎然而世廟之大孝至孝固有在彼不在此者何以知其孝之大也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創造中興之業非大孝乎何以知其孝之至也追慕本生四十餘年如一日每遇生日忌辰精虔慘怛無不泣下非至孝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世廟之謂矣若夫稱考稱妣稱皇稱宗以至於入廟配天百世不易主一人之私非萬代之公恐未足以爲大孝至孝也執事云六經惟易道精微別是一體若書詩禮樂春秋皆史也此論極爲卓越但經既可以爲史則史亦可以爲經或者未安乎何以言之靜修劉先生曰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法即爲經夫史經聖人筆削而後以經名彼未經筆削者經云乎哉若等夷而論恐非聖人分本末別精粗至教矣蓋六經之書皆聖人不得已而爲言也伊川曰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六經之謂也愚謂斯人有六經如天有日月不日不月則天晦矣如地有山河不山不河則地竭矣如人有耳目手足不耳不目不手不足則無所知能而失其所以爲人矣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何以不本諸此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若諸史臚列如金玉然其精美可寶而不能無玷無瑕如花木然其色味可珍而不能無凋無謝視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者有間矣吾不敢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不出乎此吾不敢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盡出乎此也豈曰

不可以建天地然而或有悖焉者矣豈曰不可以質鬼神然而或有疑焉者矣豈曰不可以考三王俟聖人於百世然而或有謬焉惑焉者矣故謝顯道舉全史不遺一字明道謂之玩物喪志伊川春秋傳序謂後世以史視春秋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近思錄論爲學之序亦俟諸經畢讀明乎春秋之用然後可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故然則經與史分本末別精粗誠聖人至教也果可等夷而論哉昔人有言曰謗牘也而史賊臣也而史寇蜀也而史獎北酋也而史受賕也而史下代上琢也而史狐媚也而史事數君也而史清談也而史蔡卞蔡京也而史脫脫也而史中有三大史居其一蓋子緜不知道而妄爲誇大之辭也包竊謂史之大何如經之大經者聖人之全體大用史者聖人之跡也執事又曰因左傳仰遡春秋因通鑑深思綱目此必執事讀書得力處徑路豈必盡同但春秋經中之史也左傳只可謂之史綱目史中之經也通鑑不可謂之經不本經以攷史而繇史以求經或者未安乎何以言之太祖開科春秋四傳併列學宮及成祖命儒臣纂修大全然後專主胡氏蓋康侯二十年攻苦其於尼父微詞奧義所窺見者蓋十之七八矣卽立言之本旨閒有未合而垂訓之大道則無或戾也公羊穀梁偶有一得左氏則取其足以考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而已其是非能不謬於聖人哉今之治舉子業者家傳戶誦唯胡氏而割裂聖經穿鑿附會不復覩本來面目麟經一書蓋名存而實亡矣包不自揣欲一舉而更易之校士命題以經不以傳與諸經同爲文則大段本胡氏立說而推其意暢發之公穀左氏偶有獨到亦時

爲表章否則斷以己意而明正四傳之非夫如是則聖人之本
來面目可復覩而見諸行事信乎其深切著明矣若徒以左傳
仰遡春秋恐未可以得春秋也資治通鑑刪前史之浩瀚而出
以簡練洗前史之蕪穢而出以精純豈非一千二百六十二年
之功臣哉然其褒貶未能盡合於聖人如曹操國賊也而恕其
非取天下於漢幾與帝魏寇蜀同識荀彧助桀爲虐也而稱其
仁先管仲又與蘇長公之見前後如出一轍仁山金氏譏其志
不本經而信百家之說未足以傳信豈過也哉朱子綱目雖本
温公然其文通鑑也其義則竊取春秋讀綱目而不明乎春秋
之旨開卷茫然無所取裁矣是故上繇春秋俯而印諸綱目下
繇綱目仰而遡諸春秋尼山考亭若合符節若徒以通鑑深思
綱目恐未可以得綱目也所謂有所疑而臆爲之說者四焉此

也執事憂忠義之少繇於孝道之衰欲立逸民孝子忠臣節婦
四傳以補吾學編之缺此採本窮源之論移風易俗之心其爲
名教裨益多矣包則謂忠臣之少繇於孝道之衰固矣孝道之
衰實繇於學道者之寡也何以言之自道學之名爲舉世所厭
薄而忠孝兩字幾不知爲何物竊謂吾人一身親生之君成之
兩者俱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居恆念身體髮膚所自受起居視
息所自如則思吾親思吾親而知吾之身本親身也身爲親有
故出言跬步不敢忘吾親居恆念室廬田里所自保庠序學校
所自育則思吾君思吾君而知吾之身本君身也身爲君有故
處常臨難不敢忘吾君然非平生學道則決不至此執事欲立
四傳以補吾學編之缺包又欲執事立道學傳以補四傳之缺
蓋道學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遞及孔子見而知之者顏

曾思孟也聞而知之者周程張朱也越四百年篤生眞人發明
周程張朱之蘊以仰遡顏曾思孟之傳而匪統諸孔子則景逸
高子是矣其餘或以全體著美或以偏端擅長蓋學有異同則
統分正閏雖兼收併錄而不可不爲之別戶分門也希將尼父
宗傳有無虛實不落邊際者萃爲一編若夫溺於虛於無或失
則禪滯於有於實或失則支兩者各萃爲一編如是則道學倡
明而人知所嚮方行見孝子忠臣接踵於世矣李本寔先生庚
申紀事包未之見也平生惟服膺梁溪先生與王黃門一書剖
明三案皎如日星嚴如斧鉞直使亂臣賊子更無躲閃處雖聖
人復起不能易也甲申之變記錄不知凡幾據包耳目所及有
怵於賊抱頭鼠竄而以爲全節者矣有死於賊肝腦塗地而以
爲殺身者矣有矢口罵賊併罵舉朝從賊者百死不回未幾兵

變獲以身免而泯沒無聞者矣從耳目所及推之耳目所不及
正願博搜遠訪不遺一人不濫一人以成信史緊惟執事是賴
恐曹秋岳先生所謂二十八人者亦未可遂爲鐵案也死者固
宜核眞生者亦宜防僞先生欲以近閒不仕及棄諸生諸公爲
獲麟乎然有形跡雖同而處心積慮殊異者不可不辨也從君
父起見日抱慚負天地不可以立於世之心而慨然以斯道自
任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此
方今第一流乎從蒼生起見飢溺而切緜已之思銳意問學矢
心經濟自天文地理人物以至出奇制勝之策扶危定傾之略
靡不有以自命此其次也從時勢起見明哲而得保身之道厭
囂就寂去危卽安放浪於山水之閒流連於詩酒之內視富貴
利達若將浼焉此又其次也若夫名則不爲實則不能偷安藏

拙窩附隱逸吾不知之矣所謂有所信而進爲之說者四焉此也不肖至愚極陋渺見寡聞所爲效顰弄斧者無他焉特以相愛之深相望之厚故縷縷數萬言不自知其煩多也然豈遂自以爲是乎伏望提綱挈領剖析微茫酌爲定論以示俾包確有見地不復徘徊於歧路受賜多矣

答崔亮遠問慎獨主敬二義

來諭云獨字與出門使民相照出門使民乃是動時也未出門未使民方是獨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言靜能敬自然動能敬也是程子又推上一步示人喫緊處此皆饒有見地非從揣摹中得來者但云慎獨非動而省察之獨則有所未安朱子解中庸分靜分動分存養分省察以上節爲不睹不聞下節爲獨睹獨聞故如此分析若程子所謂慎獨須兼存養省察二義蓋動者動念之動非專指動履言也所謂省察者念頭一動義與利與公與私與一切內照果其爲義也公也則引而伸之果其爲利也私也則遏而絕之省察正所以存養也存養而不省察則爲無悟之修省察而不存養則爲無修之悟李延平先生教人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此省察中存養也陳白沙先生教人靜中養出個端倪來此存養中省察也曰端倪便須省察矣然則兩者相須併進而非各自爲功也若曰慎獨非動而省察則是動而省察在出門使民時未出門未使民只是靜而存養矣存養而不省察胞中冥冥昧昧茫無入手處其何以存養哉乃知慎獨非動而省察一語或過矣又曰有人時則主敬無人處則輟之此一語亦覺未安我輩學道大抵以求放心爲主無人處或讀書或靜坐尙有主一無適時至於應事接物則恆

至忘卻矣陽明先生曰千軍萬馬中覺的有個心在正此意也是故靜能敬自然動能敬此爲大賢以上言之耳若我輩無人時則知主敬有人處反輟之此爲通病未有有人時主敬而無人處反輟之者也允若茲則必有人時未嘗主敬也允若茲則所謂主敬者必是作意粉飾而非出於中心也非出於中心則是巧令色莊一流人豈所語於學道者哉愚嘗從事於此而彷彿爾爾敢告之同志

答宋羽戢問喜怒哀樂兩說

喜怒哀樂一節朱子有兩說固矣愚意不必問朱子也請求之吾心可乎今試反觀內省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果其私心妄念無少參焉而寂然其不動也斯謂之中謂之中則大本在我而天下有所不能外矣及其感而遂通發爲喜則不流發爲怒則不遷發爲哀樂則不傷不淫一一合乎天則而不過焉斯謂之和謂之和則達道在我而天下有所不能外矣若然必其靜而存養不睹不聞時然有工夫也必其動而省察獨睹獨聞時然有工夫也若然必其動而省察獨睹獨聞時然有工夫也若猶未也胸中做主不起私心妄念營營擾擾如何除卻的去縱使用力除卻恐此念滅彼念生欲求所謂中也豈可得乎發爲喜怒哀樂或偏私或躁戾或沾漫種種病痛不可枚舉欲求所謂和也豈可得乎不中則體無以立不和則用無以行是必平日談心論性半從口頭放過而未嘗實用其力也卽用力而倏斷倏續乍合乍離亦全未有得手處也然則天之所以命我者豈不純粹至善也哉而何以中和之德不爲吾有也可見朱子前說必先戒懼而後言未發之中必先愼獨而後言中節之和繇工夫以及本體也無工夫則本體

從何處見得朱子後說雖云天命之性云云下卽繼之曰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繇本體以及工夫也無本體則工夫從何處用得是則兩說者蓋互相發明而非判然爲二也但看書時須用前說來諭固自得之無庸贅吾辭矣

附錄

先生性至孝父卒三日勺水不入口母哭慰之始進一溢米鬚髮盡白杖而後起治喪一依朱子家禮既葬廬於中庭簷下三年不入內及母喪竟以毀卒　魏裔介撰傳

當守城禦寇時兵退流民載道聚養傷病者有山左難婦七十餘人命老成之僕送歸臨行八拜送之人感其誠力護無一失所者　魏裔介撰傳

先生服膺高忠憲之學置木主與父主並奉之一言勿檢一行弗實詣主前自責其勇於自克如是篤於故舊始終如一與魏蔚州及東林諸君子爲神交各以所得遙相質正問學至老不倦　魏裔介撰傳

陸清獻在江南早聞先生名及宰靈壽見用六集先生已卒馳書先生子再濂徵取遺書已刻者印刷未刻者鈔稾以去手次先生行實其傾倒甚至　陸隴其撰文孝先生事實錄

易酌用注疏本以程傳本義爲主雖亦偶言象數皆陳摶李三才之學非漢以來相傳之法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羽翼程朱於宋學之中實深有所得　四庫全書提要

用六家學

刁先生再濂

刁再濂字靜之用六先生子諸生不事科舉從父執王五公及顏習齋游手錄父遺書副本質之四方學者年逾六十復手錄付諸子且誡之曰昔蔚州魏公巡京畿余以故人子獨被渥洽鄉邑人遂籲金而請事余掩耳走若穢汙之及吾體也汝曹他日登仕籍若以官富吾家吾生不受其養死不享其祭惟先人遺書未刻者尚百餘萬言必約身而次布之其後子顯祖承祖等盡刻諸遺書行世其易酌顯祖有所附益凡例諸圖及案語皆顯祖筆也

用六交游

孫先生奇逢 別爲夏峯學案

高先生世泰 別爲二高學案

陸先生世儀 別爲桴亭學案

魏先生象樞 別爲環溪學案

王先生餘佑 別見夏峯學案

張先生羅喆 別見習齋學案

清儒學案卷十五終

天津徐世昌



## 蒿庵學案

蒿庵隱居續學爲清初山左第一醇儒學究天人而無理障至其精摯禮經墨守高密最爲亭林所推服後來繼起循其緒而擴之先導之功不可泯也述蒿庵學案

### 張先生爾岐

張爾岐字稷若號蒿庵濟陽人明諸生父行素官石首驛丞死兵難先生慟而投水不死欲著道士服入山以母在不果入清隱居不出題其室曰蒿庵取蓼莪詩之義篤行孝友居親喪三年號泣不輟殯葬皆遵古禮與兩弟析產取其最下者又以仲弟殘疾代納賦稅三十餘年閉戶著書不求人知曾與修山東

通志遇顧亭林亭林聞其與人談儀禮指畫古宮制朝聘大享
表次著位士喪禮內外男女賓主東西面南北面哭泣弔問之
次東西階登降送迎之節又說鄉射大射鄉飲酒燕禮歌樂飲
饌之算衝口逈肊而辭罔不順比大驚異遂與訂交平生交游
亭林之外惟長山劉友生安樂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山史四
人而已晚年蕭然物外不與世接康熙十六年卒年六十六自
爲墓銘先生學守程朱窮究性命天人之奧治古文辭嘗作天
道論中庸論篤終論又作學辨五篇曰辨志曰辨術曰辨業曰
辨成曰辨徵其辨志尤爲時稱餘不傳年三十治儀禮苦其難
讀五十後乃取經與注章分之疏則節節錄其要有疑義則以意
斷之始名儀禮鄭注節釋後改曰儀禮鄭注句讀凡十七卷附
監本正誤石經正誤二卷他所著有易說略八卷詩說略五卷

老子說略二卷夏小正傳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吳氏儀禮考
注訂誤一卷濟陽縣志九卷嵩庵集三卷嵩庵閒話二卷春秋
傳義未成參李煥章撰傳羅有高撰傳漢學師承記先正事略

儀禮鄭注句讀序

在昔周公制禮用致太平據當時施於朝廷鄉國者勒爲典籍
與天下共守之其大體爲周官其詳節備文則爲儀禮周德既
衰列國異政典籍散亡獨魯號秉禮遺文尚在孔子以大聖生
乎其地得其書而學焉與門弟子修其儀定其文無所失墜子
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亦自謂曰吾學周禮今用
之吾從周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並謂此也秦氏任刑廢禮此
書遂熄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
篇河閒獻王以考工補冬官共成六篇奏之後復得古經五十

六篇於魯淹中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後遂逸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二禮反日微蓋先儒於周官疑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尚以新室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士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愚三十許時以其周孔手澤慕而欲讀之讀莫能通旁無師友可以質問偶於衆中言及或阻且笑之聞有朱子經傳通解無從得其傳本坊刻考註解詁之類皆無所是正且多謬誤所守者唯鄭註賈疏而已註文古質而疏說又漫衍皆不易了讀不數繙輒罷去至庚戌歲愚年五十九矣勉讀閱六月乃克卒業焉於是取經與註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則節錄其要取足明註而止或偶有一得亦附於末以便省覽且欲公之同志俾世之讀是書者或少省心日之力不至如愚之屢讀屢止久而始通也因自歎曰方愚之初讀之也遙望光氣以爲非周孔莫能爲已耳莫測其所言者何等也及其矻矻讀之讀已又默存而心歷之而後其俯仰揖遜之容如可睹也忠厚藹惻之情如將遇也周文郁郁其斯爲郁郁矣君子彬彬其斯爲彬彬矣雖不可施之行事時一神往焉彷彿戴弁垂紳從事乎其間忘其身之喬野鄙僿無所肖似也使當時遇難而止止而竟止不幾於望辟雍之威儀而卻步不前者乎噫愚則幸矣願世之讀是書者勿徒憚其難也

周易說略序

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而致用則萬聖人欲舉一以示人而一無

容示也萬又不可勝窮於是乎卦以象之爻以效之統於六十四析爲三百八十四而天下之人皆在其中天下之物皆在其中天下人物之成敗盈虧以至一動一息其數不可勝舉矣而舉不出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謂其已具天下人物一切動靜之影似也天下之人物與人物之一切動靜質言之則不可勝窮而擬其影似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可畢者質言則專專則滯故愈詳而愈多失擬其影似則略於事而言理略於理而言理之象於是乎事所不得兼者理得而兼之此之理不得兼彼之理者理之象則無不得而兼之也宓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孔子之翼無二致也朱子作本義亦但依貼卦辭銷釋凝滯窒爲略不爲詳者亦曰求不失其爲影似者而已世之爲舉業者遺天下之人而專言一二人遺天下之物而專言一二物甚至舉數卦數爻無不屬此一二人一二物其言此一二人一二物也近於詳而於天下之人之物則荒矣夫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謂其各指一人各指一物且不可況舉而屬之一二人一二物豈四聖之作易專爲一二人一二物設哉予自四十讀易時取以授子姪門人每病俗說之陋而本義又不易讀乃本其說稍爲敷衍名曰說略以便童蒙儻讀者因此以得朱子之說復因朱子之說以求四聖人之說庶幾見聖人設卦繫辭待用於無窮者果非質言之所能詳而依其影似隨事擬議以盡變焉將不容言之旨亦依稀可睹矣乎

## 老子說略序

老子明道德蓋將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趨矣先儒審辨源流每有論駁至清靜不爭之旨則莫或異議彼好

之者欲以先六經固不可若槩以浮屠神仙之屬等斥之不已過乎註者紛紛務矜新異各以其胷中所見之老子爲老子非必西周柱下之老子而老子殆將隱矣譬之水淪茗則苦清蔗則甘和醯則酸投鹽則鹹雜橘橙薑桂則又橘橙薑桂謂水味本爾不誣水乎今夏偶及是書目力衰甚苦不能讀細註流覽本文而已讀有未通輒以己意占度稍加一二言於句讀隙閒遂覺大義犁然迴視諸註勿計不能讀亦已不欲讀矣因自笑曰貧者啜水乃厭酒醴之爲煩此豈可與言天下之備味哉雖然屬饜之餘激喉滌齒亦未必不有取於斯也因劄錄之曰說略

文集

辨志

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爲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爲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轅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轅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者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愼歟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啞啞以笑蠕蠕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其最劣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

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大光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鍾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耳目之娛膜外槩置不通疴癢者則七尺之人篤於所嗜瞀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如此志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胷臆之間遠周天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著之百年之久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志在故耳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爲蹠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蹠而已莫可致力矣豈蹠之聰明材力不舜若歟所志者殊耳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又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歟無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粱菽則粱菽矣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粱菽成則人賴其養烏附成則人

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廣其聞見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於古之人者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原生人憂樂之本矣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張子曰未官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故人之慢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人苟審乎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以定所志矣

## 中庸論上

中庸之見尊於天下也久矣而小人每竊其說以便其私宋儒已力明之至近日而復晦者何也蓋以言中庸而不指名其物人得本所見以爲說如覆物而射之各設隱語摹求形似以妄意一當而已故高之則以爲渾渺幽玄之事淪於空寂不可致詰卑卑者則以爲義理損其半情嗜亦存其半此中庸耳眾所可可之眾所然然之此中庸耳從前之說既不可致詰從後之說又以爲游移熟便猥近之稱而人之自寄於中庸者於是乎眾矣今試聚百人而與語無不自信以爲中庸者百人所爲百有不同無不自以所爲爲中庸者嗚呼何中庸君子之多也此無他不明中庸之所指者何事既無所持以繩其是非故人得

自美其名以各慰其不肖如此也觀之射懸的百步之外而命之中射者耦進過高者卑者弱者蕩者立跛踦者不習者皆不中握堅舍疾視審志定者中矣其甚習者又比於禮比於樂矣於是始執算臨之曰某中多某中少某也巧某也拙不然聽所射而莫爲之的矢之所直必有其物誰非能中而又將何所據以爲中乎故言中庸而不得所指人得各以其所能者爲中庸而中庸始亂愚嘗讀其書而思之其至要者兩言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以自知不見於人而所爲中庸者又發而中節一言耳夫喜怒哀樂一日之閒屢遷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苟非聖賢必不能遽中節也聖人必知人之不能遽中節又必不肯聽其不中節而無以節之節之則有其物矣不然則喜者樂者何以適得吾仁哀者怒者何以適得吾義何所藏以爲智何所決以爲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祭祀喪葬禪代征誅之故百司執事典章儀物之數飲食言語揖讓登降之節何以明得失生變化富貴者何所稟以爲功貧賤憂患者何所恃以自強四時鬼神之所幽山川百物之所明天地之所統綱紀之所維帝王之所公以爲制作匹夫之所私以爲學問士君子之所循以爲出處進退則又何物以善其會通吾知必禮也繇禮而後可以中節中節而後可以爲中庸則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說也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物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途也故其言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

汝强也極之倫彝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責無之或二也要之誠明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所以爲外也於是倏愚不肖者知所跂而賢智者亦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鞭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懸一至美之稱在事實之外聽人之所擬豈聖賢著書道善禁奸之本意乎難之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蔽之於禮聖人之道無以加於禮乎曰禮者道之所會也雖有仁聖不得禮無以加於人則禮者道之所待以徵事者也故其說不可殫聖人之所是皆禮同類也聖人之所非皆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誅賞皆是物矣盡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而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仁不得禮無以爲行並無以爲存也禮之所統不既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爲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他也漢儒取以記禮爲得解矣世方樂中庸之便其私其疑吾說也必甚吾之說漢儒之說也漢去子思未遠必有得之師傳者亦非漢儒之說而子思之說也亦程子朱子之說也人自不致察耳

## 天道論上

吾鄉邢先生作天道難知論以紓其怨予讀而傷之釋曰天道之難知也求天道者之自爲不可知也其視天若有國之君然日懸賞罰以待功罪銖銖而衡之毋怪其愈推而愈不應也推而不應因以衰君子之心而作小人之氣吾懼其說之長也夫天與人之相及也以其氣而已寄其氣於人而質立質立而事

起事起而勢成而天之氣因之任之若水之行於山崖澗谷莽曠之墟爲奔爲跳爲洄洑爲人立爲安流亦不自知其至也聖人逆觀其勢而知其衰興決之數百年之前應在數百年之後若有鬼神人以爲聖人之於天道如是其著明也而垂之訓者不過曰惠迪吉從逆凶福善禍淫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已矣其曲折必至之勢不能爲人言也而人執此一言以衡古今禍福之數見其不應以爲無天道甚矣其固也古今稱善不善之最著者無如周秦人以周八百而滅於秦秦祖孫繼惡而卒滅周爲無天道不知周之八百周之善氣足以及之也亦文武周公能維其善以勢而被之八百也其亡也則勢盡而善與俱盡無是勢無是善則亡焉宜爾秦之以惡滅周也秦用其惡以乘人之衰無文武周公之善之勢以抑制之故勝也二世而惡之勢極惡之氣亦極極則盡則人之怨怒之勢以極而全也而世之人快指之曰天道曰天道者猶之曰自然而已矣勢之所必至氣之所必至安得不曰天道也國之興替則然年命之永促子孫之單繁隆降以至卒然之禍無妄之福或以類至或不以類至此其勢安出歟曰天之生是人也猶父母之生子也氣至則生矣而人之得之也則曰命其得失也若器受物狹則受少宏則受多而已矣其命是也若以物與人適多則與多適少則與少而已矣其善而短也清純之氣適短也其惡而長也則濁亂之氣適長也永促定於其生之初迫期而盡天亦不可如何也至于子孫則天之氣與其父母之氣相爲多少也父母而賢而氣適少天不能以多與也父母而不賢而氣適多則子孫或得厚焉或得多焉適值其清

或得賢焉血脈性情起居倫類皆氣所乘之勢也賢者之爲善人見之氣之多寡人則不見執所見以疑所不見則過矣然則惡人之子孫逢吉者百年不得一人焉其非天有以抑制之然歟曰不善人之不足以召善也猶濁律之不能爲清聲也其用天之氣則如烈火之化物費者實甚子孫逢吉安可以數數見也至衰季之際則不然天之氣倍旦而向暮若羣汲之井清者不給其時之君若臣又日以其晉戾淫僻之治參和撓逆結爲客氣天亦若詘其常然之性以聽所爲凡爲孛爲彗爲震爲霾爲水爲旱爲疾疫爲蝗螟殺人害物者皆惡人之所沃灌滋益酌而自蕃者也世所爲禁奸防民之具又適足以制善人賢人君子率求自善而止不知取聖人之經法以破陰邪之勢富厚榮利子孫蕃廡不此之歸而孰歸哉要之勢極則盡耳盡則天之常然者於是復伸勢之所至善惡從而消息焉不止國家之大也禍與福之適然者何也曰是亦不可歸之適然也其致此者甚漸人不知以爲適然耳善者之適禍必有召其適禍者也不然則周身者疏也周身疏不以善免如祖者之當白刃也若惡者之適免也必有宜免者也不然則欺人而適售也欺人而人不知惡草之得蔽芝蕙且不及矣曰善惡之氣之行以勢如是惡者其知所恃乎曰否否善惡之事不自一身止也是且被之人亦不自一人止也是且被之人人被以善而不喜被以惡而不怒豈情乎勢也者積人人之喜怒而成之者也善惡之勢成人喜人怒之勢亦成勢成而惡者自防之勢皆怒者可藉之勢也其不以此事應而以他事應不以此時應而以他時應需其成耳故善之勢失可以制於惡惡之勢成且終制於善善可

使極惡不可使極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勢既成之故也奈之何可不一於善也故古之爲善人者嚴思慮訖嗜慾以杜費考得失慎言動以利用親君子附眾人以增烈正基緒教子孫以永世動而得吉人以爲天之報善人者厚也亦知善人之積以自全者如此哉人之求天道者則積不至其分而責所應應已至其分而猶責所應是朝種而夕然炊隕霜而求嘉禾也不可得矣然則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此數說者非天之衡人者至歟曰非也人之不可絕於天也猶草木之不可絕於地也根荄不屬非地故奪之而自不生人之受是氣也其末在人其本在天持其末以動其本爲善爲惡必有相及者矣相及而逆其常然之性則自爲竭絕之道也夫子所云動天

所云獲罪言人與天之以氣相屬也故善惡之自喻者吾達乎天之實也人與人同繫於天善惡之被人者亦其相連而達天之實也至於善惡既形積而成勢勢之既成禍福歸之書所云惟德是輔言其勢之既成天與而人歸也其絕之也非天之故絕之其輔之也非天之故輔之積於善惡者之所自致耳方其積之未至亦必有其受損受益者矣小益而人不及見小損而人亦不及見而積而至大者世不恆有人所以終疑天道爾曰伯夷比干積不至乎曰伯夷之賢賢以餓比干之仁仁以死惜伯夷比干而以餓與死疑天道是惜其賢與仁也伯夷而千鍾比干而苟存則何以惜之因勢以成吾志亦曰天道而已矣則甚矣疑天道者之與於惡也於善惡之數未識其所歸禍福之應不詳其所起徒欲銖銖而求之天道豈若是勞乎吾故曰天

之於人也不能相御以心而相及以氣則天道虧盈而益謙之說也又曰因勢所至而歸之自然則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之說也

## 天道論下

曰以天道爲必不可知者非也不可知是天不足恃也以爲必可知者亦非也必可知是天可以意也不足恃是爲不量天可以意是爲不量己不量天則視天過疏長中庸之怠而奪小人之忌不量己則信己過是忘修悖之慮而責陰陽之失二者誣天均也其以爲不可知者又未有不始於妄意可知者也以爲可知而責之不得以爲不可知而委之責慈於父必無孝子責禮於君必無忠臣責福應於天道必無良士責天之過篤者責己之過薄者也其心曰我之所爲已是矣無非矣天之利我何等也豈人之得之曰彼何長於我而得之我何不遽得也於人之失曰是於法宜失及身履憂患又訝其何以並及也有一得則曰天道有一失則曰無天道百年之內不能有得而無失故疑爲有疑爲無反覆而不能自決也天不以物之惡殺而廢秋冬不以人之惡險而廢山海不以人之惡禍而廢消息也明矣奈何初責之以可知而遽委之不可知也消息之所之天不知其何以至也人於其中得盛衰焉人秉天之氣而然耶天之自著其氣於人耶固不能爲愚者息機亦不能爲智者易軌而君子之所爲福小人必不能得小人之所爲福君子必不肯受是盛之氣一也取盛者異其質君子有時得禍必不同於小人小人免禍者多方有時甚於君子是衰之氣一也履衰者異其事以爲可知耶是欲天異己於眾人之列也君子固有其禍

小人固有其福天已不異君子矣以爲可知是不量己之過也以爲不可知耶君子小人固已不同量矣此修悖之最可據而爭奪之不可誣者也以爲不可知是不量天之過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之不可如何不能爲君子異者如是也又曰易者使傾危者使平天之有以爭君子者然也天道終古爭君子而世人終古疑天道則何也以故分不可得而明也人君爭人而人知之人知其故分之多寡也雖有上智必不能知天所爭之故分矣後之爭之不得而知也奪之不得而知也而或爭或奪必有不如其故分者可以意而決也吾驗之養生而知其然人之死生必有其期矣然精明强固每得之淡嗜慾平心氣之時知生之可引以長也昏惑疾病每得之恣歡娛極思慮之時知生之可迫以短也有時養者未必長而不養者未必短其及是適止也安知不養之不先是止也其能及是乃止也安知善養之不更進於是也人之命不可前期誰能指所餘之分爲天所爭之分乎富貴福澤亦是類而已矣人不知君子之分莫見天之爭君子人不知小人之分莫見天之奪小人世又鮮自疑其非君子而驚所獲之已優者故疑其可知不可知無已時也乃君子之奉天也滌滌積累唯日不足於欲易給而不求於害輕受而不懾富貴則大吾業貧賤則精吾事默聽天之所爲而盡吾力之所可至循於自然之野以休焉其於可知也曰可知者如是聊以自慰也其於不可知也曰不可知如是吾以自威也可知不可知交信其必有而已不然執睫間而疑幽窈抱侈志而責逾量舍日用飲食而眩瞀於禍福徵應之間亦惑矣

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

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鄭註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孔疏云和在六德之下故云和載六德容則孝也孝在六行之上故云容包六行鄉射禮疏又云容爲孝者人有孝行則性含容嘗申釋之曰載也者爲之基也包也者爲之受也莫爲之基則無以立莫爲之受則無以積載於物誠重也和載六德和固眾德之所必待也德之和者其心平其氣順極以其心之至平歷天下之至不平極以其氣之至順融天下之至不順極人世豔羨憂危困挫厭瀆之事卒投之而不至於激紛乘之而不至於亂於是知也仁也聖也義也忠也時出之裕如也何也載之者厚也載之者厚則所載者必全故觀其和而知眾德之備也求士者得若人而用之誠足勝艱大而無難付以生民之命而無所恤矣不然亢而難平躁而易動任情便私而無以自勝其人雖曰知足析疑仁足惠下聖可通微義能制物忠思自盡遭時遘會而爲所欲爲奪於強戾儥盈之氣而失其本懷者多矣世固有負聰明異敏之材辨博淵通之學堅忍剛果之力而不適於用用而適足爲宗社憂生民害者豈其設心固然哉一念之不和激之遂不自知其所至耳周之教人取士必以六德六德必要於和所以爲獨得也德誠和矣和不易徵容卽其徵容以徵和先徵之孝故詢六行者必首孝又不曰孝而曰容容之爲言似不可施之吾親也而云爾者何也人未有不愛其親者也其不愛者率起於所見之偶異所見異而不能舍所見以適親則應違生應違生而拂愉殊孟子所云不可磯者不容之謂也傳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

而不逆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婉容又曰下氣怡色柔聲以諫皆言容也舜之夔夔齊慄容之盡善者也故孝者必容不容者必鮮能孝誠容以成孝則曰友曰睦曰婣曰任曰恤放之而無不宜矣故曰容包六行也包云者全乎此即兼乎彼之謂也周公教成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成王命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周家君臣之閒其所諄諄相勗者皆以容德爲最盛其所以成一代太和充滿之治者惟此也夫詢士者安得不亟亟於此與曰其詢之於射者何也射競事也習競事者必有競心應之相與爲競而飛揚浮動之意不介乎容儀者其有純氣也久矣嗚呼此豈後世擇士者之所及也哉

## 袁氏立命說辨

予讀袁氏立命說而心非之曰立命誠是也不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乎乃瓌瓌責效如此近日其說大行上自朝紳下及士庶尊信奉行所在皆然予大懼其陷溺人心賊害儒道不舉六經語孟先聖微言盡廢之不止於是爲數言以告吾黨曰此異端邪說也文士之公爲異端者自昔有之近代則李贄袁黃爲最著李之書好爲激論輕雋者多好之既爲當時朝論所斥人頗覺其非是至袁氏立命說則取二氏因果報應之言以附吾儒惠迪吉從逆凶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之旨好誕者樂言之急富貴嗜功利者更樂言之遞相煽誘附益流通莫知其大悖於先聖而陰爲之害也夫大禹孔子所言蓋以理勢之自然者爲天非以紀功錄過銖銖而較者爲天也蓋言天之可畏非

謂天之可邀也爲臣者矜功伐以邀君寵利不可謂忠爲子者
鬻勤勞以邀父厚分不可謂孝況日以小惠微勤而邀天之福
報將得爲善人乎以天爲可邀將得爲畏天乎不畏天而邀天
其不獲罪矣乎曰袁氏意主誘人爲善而已似無可罪也曰人
之不幸而爲惡者不知惡之不可爲也或生而不聞善者也幸
而人教之以善亦有幡然悔悟者晚而聞道折節自修者多矣
卽不然而惡極勢窮悔禍自新者亦有矣以其眞知昔之爲惡
也眞知昔之爲惡愧恥痛恨而不忍復蹈故不憚去惡而從善
也方其爲惡未嘗假一善故其爲善亦未嘗參一惡也今爲立
命說者曰汝爲善爲善則美報隨之有一善則有一報也
大小厚薄各有成格計日課數而告之天天亦絜長量短而酬
其人於是信其說者覬其報而行吾善日起食人一飯予人一



藥周人一錢物便利人一言語放一魚鳥蟲蟻皆注之籍曰吾
爲善矣終日衒其小惠微勤與天地鬼神爲市其心之爲公爲
私爲誠爲僞不待辨而較然也既私且僞方自信爲積德之要
術格天之捷徑父以詔子師以教弟以爲永保祿命之具人尙
有能教之以善者耶豈特人不能教之以善遍視六經語孟且
如嚼蠟其所以誦習講說之者直以發題應科不得不然而已
豈肯一潛思身踐之耶不知六經語孟何語不教人爲善何語
不堪立命何語如袁氏之所謂善如袁氏之所謂立命人舍六
經語孟所教之公善成善而學爲善以自私不可謂非袁氏陷
溺之也陷人於私僞之途而曰誘人爲善可乎六經語孟以至
誠至公立教而袁氏以私僞亂之士人乃陽守六經語孟而陰
奉袁氏勢必將以所學於袁氏者施之家國天下之際其害可

勝言耶曰人信袁氏而爲善善之所及於物必有濟矣子之非之何也曰予何敢非人之爲善以濟物也非人之爲善而私且僞者也私僞之心積於中而不去徒以望報之故飾而爲善其所以濟物者可知也且其望報者切必將報不至而疑報既至而怠所濟者幾何乎不然此說流行近百年物之獲濟者其成效當可睹矣使其以信奉袁氏者返而信奉六經語孟其爲士也曰以六經語孟之言朝以考政晝以莅職夕以修業夕以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其既仕也曰以六經語孟之言朝以考政晝以莅職夕以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其於濟物當不僅如信奉袁氏者之所濟已也予何敢非人之濟物予病夫濟物而不本於六經語孟者也曰人之舍六經語孟而信袁氏且久而不替何也曰此如病人有不嗜五穀而嗜泥炭者以有積蟲奪其飲食之正也知其爲病急舍所嗜用藥殺蟲漸進五穀則元氣可復不然不得爲平人矣今之爲人胷中積蟲使之舍五穀而嗜泥炭者何物也歟躁進倖得之念是也曰袁氏之說人方信向不疑而子非之子言出必得罪於人且袁氏爲中下設也夫何病曰此又其蔽也君子之教人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烏有揣人之不足以爲善而姑以私且僞者誘之使苟不至於殺人害物而已者耶人苟自進於善何論中下苟不自進於善徒日習其私者僞者乃適成其爲中下耳士人讀書立身將以中下自域耶君子教人將盡天下之人驅之中下耶信然予獲罪多矣

答顧亭林書

自章邱得近清光數聞緒論兼得讀諸作固已私意先生所學有異世俗非僅文章之士已也時亦欲出所緝綴以求削正不

特小巫氣盡而舊稿多爲諸同人所點注未遑更寫姑俟後期
嗣是歷聘之跡自北徂西所居僻陋莫得確耗流傳之口時雜
異同仰嚮徒殷積誠莫達去歲春初辱承德音及惠韻譜圖急
圖一晤而流傳者云已爲有力者禮致以去逮五月上旬乃知
其謬倒顧仰酬而行旌又出矣五六年來願見之切而相遇之
難如此其所以願見者非敢效世俗過從虛儀亦欲商略道術
之同異決所學之當否耳今夏同學艾兄攜所賜教函及論學
書干祿字樣至喜慰莫勝反覆流覽乃信昔所私意者之不謬
教言訓廸諄切多所獎勵且示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之遺
烈而期之修述此豈猥陋敢希萬一雖然自有識來於六經亦
嘗稍涉其流矣見諸儒先之言經者後先繼出注疏之興核程
朱之深醇大全蒙引之語詳而擇精似已各極其至今欲修而

述之未知當於何處著手學者苟能習其成業尊所聞而行所
知上者可至於聖賢下者亦足以效一官濟一隅名一善而無
難私謂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當以
篤志力行爲先務耳不識高明以爲何如論學書粹然儒者之
言特拈博學行己二事以爲學鵠確當不易眞足砭好高無實
之病行己有恥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眞僞祇以行己爲斷行己
果有恥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卽言心言性亦非窕語行己未
必果有恥也言心言性固恍惚無據卽博學亦未免玩物喪志
之失此愚見所以於一語中更服此語之有裨世教也弟老矣
於博學已無及敢不益勵其志以終餘年乎在愚見又有欲質
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
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歟苟於博學有恥眞實踐履

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騰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己強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則行亦有所未盡將令異學之直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黨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當慮也寡昧之質樂求師資不敢苟異亦不敢苟同惟幸裁正抽作本欲請教既承近日不作文字遂亦不敢復以此等相瀆所以然者欲先生永不破除此戒耳獨中庸論一篇似與論學書旨有偶似者謹錄奉覽儻肯一涉筆繩削乎艮晤何期惟爲道自愛爲祈

嵩庵開話

愚讀儀禮自鄭賈注疏外偶得吳氏考註稍一涉目輒掩卷置之皮閣以其註皆采自鄭賈往往失其端末至其自爲說則大違經意故也及儀禮鄭註句讀成乃取考註爲之勘訂其不用鄭賈者四十餘事唯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補出尸受祭肺四字爲有功於經餘皆支離之甚不須剖擊疵病立見疑其書殆庸妄者託爲之不然草廬名宿豈應疏謬至此後得三禮考註序讀之又取其書與之覆較遂確然信其非吳氏之舊也序云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於篇終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矣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篇但采掇禮記之

文以充數求所謂清江劉氏之書無有也至於逸經八篇序則又詳列其目矣公冠遷廟釁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之小戴中霤禘於大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註逸經雖曰八篇實具其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非實有其書也今此書則取大戴明堂列之第二蓋不知王居明堂之與明堂爲有辨也三者與序皆不合其不出於吳氏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草廬本書次第略見於此數言今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之書名爲曲禮者八篇龐雜碎會望之欲迷與草廬所云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矣何物妄人謬誣先儒至此眞可恨也

又何喬新書儀禮序後錄云三禮考註近刻於吾盱廬陵楊文貞公以爲此文正公所考定而晏璧彥文掩爲己作者也竊嘗考之文貞公考定儀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考註仍於朱子通解經傳雜然無倫其所註釋徒取鄭康成賈公彥之文而綴輯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不類決非出於公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己意爲之耶考註一書前人已判其爲僞而猶流傳至今者以此經習之者鮮人不及深考遂致坊賈流布不已耳愚爲拈出庶不使後學受其疑誤將以暇日準吳氏所序次第訂爲一書當亦禮家之巨觀也

鄭康成註中庸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正義曰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金木水火土無

所不載土所含者多智亦所含者眾故云土神則智漢唐人言五常者如此則以水爲智以土爲信自宋儒始也

索隱行怪者心在求人知也故人亦有述之者其述之者惟不知中庸之爲道故隱怪得而眩之浮屠神仙之說其飛揚浮動之意少年文士之未知道者多爲所引不然則名節既虧者借以自蓋吾儒既無新奇可喜之論而大義昭然豈容假借故宋人有云後人有聰明過孔子者儒門淡薄收拾不住淡薄云者政以無隱怪處耳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後世既無碩師爲人所宗仰者須推一古人爲之矜式如有明之尊程朱是也故其初年人材蔚興風俗醇美隆萬而後人敢肆爲異論至於醜詆程朱幾如三家村老學究且漸漸侮及先聖於是名檢大裂無禮無學而天下遂大壞矣

人有資性醇厚立身謹愿而好詆程朱者於集註本義諸書皆極力吹索妄生穿鑿必別立一解欲駕其上若肯平心靜氣於先儒成說心體而躬踐之豈不有益乃費盡聰明祇成一無忌憚罪過亦深可惜推原其故自良知之說一倡一二妄人遂敢肆口訕笑儒先其說流布四方雖有美質亦被引壞百年以來餘毒未殄近日雖號爲遵註其人大率意在制義揣摩時趨而已至於古人爲人苦心者書本旨皆未暇體究其中一種平淡眞切之味實未曾細咀而熟嘗之也勿怪乎異說之紛紛也六月偶閱人易變說感而書此

附錄

先生學易於程子易傳及邵子書皆有節錄曰朱子極推程傳

其爲本義則不多取傳說以其說理雖精或非經義固不得强徇也然朱子極推之意正不在解經卽非經義不害其精於理近日學易者主本義閒及傳亦采其合於本義者耳讀程仍以朱律程而程學微矣又曰康節先生之學主於數觀物篇天道物理人事經術先生之自得者實具於此誠吾人窮理修身之助（蒿庵集周易程傳節錄邵子節錄兩序）

先生旁通壬遁之法又善風角然平居與人言絕口不言術數（盛百二柚堂續筆談）

顧亭林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又曰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無當時之名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亭林文集廣師及答汪苕文書）

阮文達曰蒿庵沈潛注經尤精儀禮以唐石經校明監本得其脫文三節元奉敕校勘石經取蒿庵說載入考文內昨者詔書論及此實臣爾岐功也（蒿庵墓誌跋）

陸朗夫官濟南守建蒿庵書院以祀先生顏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以教士也（陸燿撰蒿庵書院碑文）

## 蒿庵交游

顧先生炎武　別爲亭林學案

李先生顒　別爲二曲學案

王先生宏撰　別見亭林學案

劉先生孔懷

劉孔懷字友生號果庵長山人隱居嗜學精於考覈顧亭林游山左曾主其家與之辨析疑義爲作古易序蒿庵因亭林識之

遂定交嵩庵儀禮鄭注句讀成鮮受者惟先生與亭林各錄一本點而藏之所著有四書字徵詩經辨韻五經字徵諸書又有范文正公流寓長山考嵩庵爲題語先生亦爲嵩庵題文集參亭林年譜嵩庵集

李先生煥章

李煥章字象先號織庵樂安人與嵩庵同修山東通志工文章著有織齋集嵩庵與交密尤喜其文鈔而序之嵩庵歿爲作傳又序其集參嵩庵集

清儒學案卷十六終



天津徐世昌

潛齋學案

潛齋宗程朱而識切陽明然於考亭亦屢見諍義雖不滿陽明而許爲救時之藥是固所謂深造自得不隨聲附和者述潛齋學案

應先生撝謙

應撝謙字嗣寅號潛齋錢塘人明諸生至孝母病服勤數年母爲娶婦不入私室母卒除服始成禮家貧甚隘屋短垣妻執爨子供役處之恬如也杭州知府嵇宗孟數式廬欲周之讀所作无悶先生傳乃不敢言海盜知縣許三禮請主書院造廬者再辭曰令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所以長客氣

耳康熙中開博學鴻儒詞科內閣學士李天馥項景襄以先生應詔力辭巡撫范承謨復欲薦之乃輿牀告有司曰撝謙非敢卻薦實病不能行耳或以孫明復娶宰相女爲喻先生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乃罷二十六年卒年六十有九先生撰性理大中首道統次儒紀列濂溪明道伊川延平考亭魯齋敬軒諸儒終以陽明而辨其十失次論學次論治凡二十八卷撰教養全書分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國計漕運治河師役鹽法十考略仿文獻通考之例於明事尤詳不載律算者謂徐氏光啟已有成書不載輿地者以顧氏炎武顧氏祖禹方事纂輯也凡三十四卷他所撰述有今文孝經辨定一卷編注古本大學一卷中庸本義一卷語孟朱注大全拾遺二十一卷周易應氏集解十七卷易學圖說一卷書經蔡註拾遺詩傳翼皆無卷數禮樂彙編六十三卷春秋集解十二卷古樂書二十四卷校定文公家禮四卷家塾祀規一卷考亭集要二十卷兩漢言行錄十六卷洪範圖說一卷周官聯事二卷禮器圖說一卷經韻簡一卷三家釋要三卷莊子雅言二卷訓子約語養蒙文樂志章各一卷潛齋文集五十卷陸稼書取性理大中紀陽明一卷別爲王學考序而傳之參史傳國朝先正事略

性理大中自序

予生於東南之偏而得性近中自二三歲時卽知讓食爲父母所稱不幸少長適當邦國殄瘁之際風俗以詼嘲相尙言道學者輒爲厲禁所謂河魚不得明目雖繩尺自守不敢放言畸行爲決裂名教之戒首然倀倀乎如無相之瞽將十年使所本明之性寖微寖滅不絕如綫流離患難遭逢鞫凶而後此心瑩然

哉生猶於存亡之介堅壁相持又四三年方始稍定思余少時本業文字因及性理一書自視其才有不止於可文已者其後因循怠廢在己既不篤於親師取友亦未有苦口之朋以此事相責成幸其所以迷而知警顛而復興惶懼驅策於胸中而不敢卽安於小人者皆以此書爲之始然以家貧寡書卽此書亦未免假之於友人而未有藏本庚寅歲羅生曉從予游年十有四聞予所誦性理之說而好之卽與往市於坊閒則見小說時文歸然編列而此書無有也走十里始得之於故書肆中予喜甚攜歸日點次數章以曉與朱生弘正年學相及使偕肆焉嘗謂性理一書頗易明了但當時輯書諸儒不以平易之說人道之常先之爲教而冠以太極一圖又諸儒之解繁然雜出使有志者困於榛蕪無志者堅其怠厭心頗病之意欲更其篇籍删其繁支訂以己意補其闕略而病耗之餘獨力難就閒與同齋諸子論列及之諸子欣然各任校錄之責不數月此書遂成戴生圖業錢生濟蕭生觀燾程生泰賡咸與有力焉而曉與弘正之力尤多蓋自是而原道繫統讀書明性主敬窮理修己治人之序粲然可循也噫此書之繫亦重矣或以學識寡陋妄行修改爲罪者予不敢辭其責儻或後之人有取焉而以爲小有裨於天下後世則諸子之功也抑予又有望焉古之著書非獨爲人而已懼方寸之地出此入彼不得不假至言以修心而作善成朋方能有立若出入交游左右省覽皆非正言正事欲立志則莫與開發欲致知則莫與講明欲力行則莫與輔翼祇恃此惺然一心力戰於羣霾積晦之中吾知其難也方今兵荒接軫天之方怒重以病威豈非以存心養性事天者鮮其人乎嘗怪

伊尹以有莘匹夫患天下之大有一人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立心疑爲太遠以今推之天下之失治實儒者之責也朱子有言兩軍相當站定者勝程子有言一德立而百善從之今吾與諸子生於末俗築塘海濱雖積土成山不難波蕩必用生鐵灌爲基址務令潮汐日至此基不搖則從此以往次第加功絕非難事謹言語愼威儀近者德遠燕朋立心之方無過此矣

重訂性理大中序

天下之人材至難得也天生萬姓而其中有明睿者出焉天必不使之豐衣厚食以豢養終其世而已必從而艱難之成就之蓋人稟陰陽之氣有嗜欲之性不能無流不能無亢必歷諸艱而其德始固所謂五行以剋相成者是也君子信其在已者知



其在天者不敢棄而褻之兢兢思所以自成既以體諸己又以推諸物在上則治人在下則教人行則見諸事藏則傳諸書此君子所以事天而盡己之責也世或不求其實而欲以著述徼名於後故言愈多而愈離於道且不得與草木之秀競一時之榮亦可哀已善學者不然本身徵民而憂世覺人之心貫乎金石因心之誠而時發焉垂爲訓典在時則如耒耜陶冶之切於用出乎一室中而事功之應極乎天地非苟而已也乃不知者則以君子之矻矻窮年與好名之士同類而譏之謂語言文字徒紛紜耳吾人若畏此譏將閉目危坐以遣長日任生心害政之言徧行海內方稱爲已之學哉農耕於野官勤於朝商賈臚於市爲士者修身束行不敢荒怠述前謨開來學不問世之知不知學之傳不傳而天壽不貳此所以事天而盡己之職也又

何恤乎人言性理大全一書永樂閒諸儒所輯先賢之格論予向者館華嚴寺不揣曾脩敍之顛爲大中尙有闕略焉越六年初遷臨平閒居無事手訂成書以爲聖人之道從是以入必可達也後復二十六年歲有增改庶少遺缺抑予又有懼焉陽明王氏有言世之學者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以可爲而徒取辨於言辭之閒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道遂廢旨哉其言之也讀是書者其念天之所以與吾而艱難成就之毋徒能言其略而爲陽明氏所痛哉

周子太極圖說曰无極而太極自韓康伯以老解易以无訓極而西晉以來咸有无極之說何氏曰太極卽无極也柳氏曰无極之極則以太極爲无極其來舊矣不自周子始也然周子此言全非以无極爲太極也但以太極本无極耳今且置天地之太極而言生人之太極則人之生也莫不體具陰陽而推人之自始至於胎中一氣可謂極矣而仍莫非陰陽之所生則不可謂有極也從此推之太極生陰陽陰陽復生太極何所窮極故曰无極而太極窺意周子之意大略如此彼以太極爲无者固爲大謬而朱子以理爲太極亦非正旨陸子靜謂通書言一言中卽太極此語得之惜子靜未知格物則終未知何者爲中耳邵子曰道爲太極此卽朱子理爲太極之說有物於此究其端緒條而析之之謂理有路於此行而無不通之謂道經緯一定而紀綱無變道爲交易之理衡從錯出而往來無窮理道各有其極而理道非卽太極也

世儒皆知論太極無論所言非是卽使近之則物物各有太極

草木亦有之使其身與草木同太極也不亦末乎今所當明人極而已五常之中性是也

五常之性其傳舊矣至程朱始發明精粹但所謂性卽是理附在氣上之說未免毫釐千里之差蓋馬性健牛性順健順本天地之理而不專屬之牛馬馬之所以健牛之所以順其得之於天地之氣者是其性也人備衆善其所以得衆善是受氣有異於物而得中者是其性也然則人性之善正以氣質而謂氣質害之可謂誤矣

聖賢言性不同總皆一貫有對命而言者命爲天所賦性爲人所受有對心而言者心是性之充周性是心之保合有對情而言者性是未發情是已發有對善而言者善卽性之流行性卽善之收斂有對習而言者性是孩提之初習是教養之後有指天命之本然而言者是五德之中氣所謂天下之大本是也有兼人欲之雜而言者是耳欲聲目欲色四肢之欲安佚之類孟子所謂動心忍性者也知其一貫而各不相混性之說盡於此矣

附錄

先生父尙倫故孝子先生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少卽以斯道爲己任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偕其同志之士虞峻民張伏生蔣與恆爲狷社取其有不爲也明季社事方盛杭州有讀書小築登樓諸社皆重文辭先生稍晚出而狷社之所萃厲乃在志行先生坦白直諒表裏洞然獨抱遺經貴實踐不以勦說一筵一席罔不整肅倦而休則端坐瞑目寤而起則游息徐行所居僅蔽風雨簞瓢屢空不以易其志兵起奉

親避山中亂定親喪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歎曰今日惟正
人心維世教庶不負所生益盡力於著書全祖望撰神道碑
同里御史姜圖南視鼕歸有所餽力卻之一日遇於塗方盛暑
先生衣木棉之衣蕉萃躑躅圖南以越葛二端贈曰雅知先生
介然此區區者聊以消暑且非自盜蹠來也幸毋拒先生謝曰
吾尚有絺綌在笥昨偶感寒欲其得汗耳感君意良厚然實不
需此竟還之同上
先生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
酒忽叩門求聽講門人欲拒焉先生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
追是孟子之教也其人聽三日不勝拘苦不復至使酒如故一
日醉持刀欲擊人忽聞先生來其人遽投刀垂手汗出浹背先
生至前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曷歸乎其人俯首謝過去

同上
全謝山曰姚江黃大晦木嘗曰大好潛齋可謂人中之鳳惜所
論述未能博學而詳說之墨守或太過其足師表末俗蓋不在
此晦木之言不可謂非先生之良友然先生深造自得固非隨
聲附和者世但知先生不喜陸王之學而不知其與朱學亦不
盡同如論易則謂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雖未必然然
別自有名理可思要以先生之踐履篤實涵養沖融是人師也
其於經師之品則其次也況其發明大義固已多矣同上
先生論易嘗謂伏羲之易乾在上以天爲主得之不得有命非
人之所能爲也先天之事也後天之易作於文王離在上以心
爲主天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易凶爲吉所以立命也其論爲先
儒所未發國朝先正事略

先生撰古樂書議論醇正考訂簡覈自爲之序略曰夫樂何爲而作也民受天地之生稟陰陽之氣有清濁之聲而性情形焉聲之變有萬而不離於五喉音宮齒音商牙音角舌音徵脣音羽五音備矣無中聲則不發中氣實矣無五者則不聲此民之具於天者也然此五者惟中土之人得其中九州之外偏氣所極皆得其一方之音而不能變聖人懼人之習於偏音而失其中性乃取十二月之中氣命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此十二律所由起也其聲之下而濁者至黃鐘而極高而清者至應鐘而極彼此旋宮因時發斂大聲不至震越小聲不至哀細使天下之人皆以爲節聽而法之以和其聲以平其心然後耳目聰明血氣流行風俗變化師說不興職是故也

陸稼書曰自陽明之學行天下潛齋獨以一言斷之曰陽明之功譎而不正詭遇獲禽耳又推其本而論之曰陽明自少馳馬試劍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用則又直窮其病根陽明復起不能不服斯言潛齋論性論太極頗與程朱牴牾余不敢從然其教人用功必以窮理格物爲本謹守朱子家法故其言多可羽翼經傳（陸隴其王學考序）

## 潛齋家學

### 應先生禮璧

### 應先生禮琮

應禮璧字子蒼禮琮字以黃潛齋子也承家學師事陸稼書爲高第弟子稼書許爲好學深思必能卒其父業

### 浚先生嘉印

淩嘉印字文衡錢塘人家貧爲府推官吏暇讀書同輩非笑之嘗匿書直舍案下無人時私讀之四十後棄吏受業於潛齋盡得其所傳窮年矻矻著書年垂六十注禮書日必有程嘗謂學者治學須到造次顚沛必於是方有得力康熙三十七年卒著有春秋集解緒餘春秋提要補遺各一卷參沈近思撰傳

沈先生士則

沈士則字志可仁和人諸生師潛齋學禮初疑禮難行潛齋曰爾自不行禮禮豈難行哉自是以力行古禮爲己任居家教授端坐終日雖盛暑不去冠襪出則徐行緩步接人貌溫氣和無疾言遽色人有過正言規之居喪不用浮屠事必師古於斂葬尤詳慎嘗云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功緦之喪必服其服後學舉性理大中相質咎之曰知師說者有淩文衡予惟學禮而已康熙四十年卒參沈近思撰傳

姚先生宏任

姚宏任字敬恆又字思誠錢塘人少孤隱於市營十一養母母賢一日見其貿絲銀惡慍甚曰汝亦爲此惡行乎皇恐跪謝乃受業於潛齋曰誦大學一過言行必法潛齋泊然自晦沈甸華卒潛齋哀其無以爲喪先生曰請爲先生任之乃代經紀潛齋不輕受人物惟先生餽不辭曰吾知其非不義也潛齋卒執喪如古師弟子之禮黃梨洲嘗許爲獨行傳中人游福建總督姚啟聖禮延之訪以海上事曰游魂不日底定矣但閩中民力已竭公何以培之晚家落以非罪陷縲紲使者閱囚入獄聞方誦大學案上皆程張諸子書呼與坐語大驚即日釋之卒以貧死參全祖望撰事略

案潛齋及門甚盛與助修性理大中者羅曉朱弘正戴圖業錢濟蕭觀蕭程泰賡皆未詳其事蹟又有闞嵩字聲山仁和人孝友過人事潛齋十年見杭州府志

潛齋交游

沈先生昀

沈昀字朗思初名蘭先字甸華仁和人父之龍以學行著聞崇禎間先生年十六入學爲諸生讀書好古聞劉念臺講學蕺山渡江請業至是始爲正學室無容榻衎無懸衣披帙覽書凝坐恆終日其學以誠敬爲本專宗考亭不雜以金溪姚江之緒刻苦清厲以自守推而至於事物之繁天地古今之變則以適於世用者爲主其言無一不切於人心力排佛老曰其精者傍吾儒其異者不可一日容也平居日課有定程月則綜其所得與同人相質難與應潛齋交尤契聞四方有賢士即書其姓氏置夾袋中冀一見之然不肯妄交於取與尤介潛齋嘗曰生平自謂於辭受不苟然以視沈先生猶覺媿之念臺既卒門弟子爭其宗旨各有煩言先生曰道在躬行若騰口說以求勝非師門所望於吾曹也明亡年二十七棄諸生不事舉業與其父迭出教授家居則與弟蘭彧怡怡盡父母側動循法度不妄言笑教二子毅中純中止令下學弗使干祿居父喪輯士喪禮說薈萃儒先之說定其可行者以授弟子陸寅輯宋五子要言四先生輯略諸書晚家益貧無以養母出游至揚州病而歸疾革潛齋門人姚宏任問曰此時先生誠敬之功當無稍閒曰唯唯卒年六十三時康熙十九年也卒後無以爲斂宏任爲經紀葬於湖上

附錄

先生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爲常每連日絕粒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有聞之者饋米數斗先生不受其人固請則固辭宛轉益困遂仆於地其人駭走先生良久始甦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我耳自是里中弟子習知先生清節極意求爲繼粟繼肉之舉而不敢前以先生必不受也

先生輯宋五子要言四先生輯略以究濂洛之蘊又以經術諸儒各持其說淆然聚訟於是博考同異著四書宗法七經平論未就尤長於史筆有古今升降編考覈聲韻之學以正韻及孫愐唐韻爲主而又博採諸家正二書之誤有古韻同文韻又採古今行事可爲鑒者有名臣言行錄居求編文宗兩漢而以韓歐矩矱行之詩則言情寫事獨出體裁歸乎大雅所選有古今詩最今詩紀諸書具見應潛齋所爲先生傳中惟以貧無寫官卒後其子遠出扃而藏之後全謝山求之不得蓋散佚久矣

秦先生雲爽

秦雲爽字開地號定叟錢塘人受業於同里虞鈐鈐之學兼取陸王而以朱子爲正先生讀陽明書頗疑朱子晚年定論之說輯紫陽大旨一曰朱子初學二曰論已發未發三曰論涵養本源四曰論居敬窮理五曰論致知格物六曰論性七曰論心八曰論太極凡八卷大旨以初學爲未定之論二卷以下則眞知灼見粹然一出於正其論陽明謂弊在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若良知之說不可謂非孟子性善之旨又謂陽明獨崇古本大學能絕支離宿障有功吾道又謂先儒所見不同吾人最急無如爲己若竊衛道虛名門戶相持開罪名教不敢效尤先生與

潛齋交數十年書成爲之序後屢貽書相諍陸稼書亦謂先生於王學掃除未盡云參杭州府志

施先生相

施相字贊伯號石農仁和人亦虞紓弟子居湖墅明亡棄諸生西谿有鄞萬氏丙舍就其地築室曰圃居徙而居焉別築室叢竹中曰竹廡以居其友徐介萬斯備來省墓爲賦圃居二十四絕相和焉因相與講學斯備出姚江而介與潛齋友宗程朱相落落無所附獨以所見自成其是介與共處四十年老益貧介卒先生與子雲蒸適皆出門人疑所殯雲蒸之婦曰徐先生大故焉有不於正寢者出簪珥成禮先生歸喜曰不媿吾婦未幾先生亦卒故人以百金致穧雲蒸拜而謝曰是非吾先人意也先生僅存遺詩一卷久之亦佚參杭州府志

徐先生介

徐介字孝先號狷石仁和人明諸生家塘棲明亡棄田廬白衣冠倘佯山水間與臨安徐允瑔海寧徐孟錡稱三高士妻子皆死乃依施氏以居嚴事潛齋閒亦有糾繩潛齋辭徵孺人頗勸之先生謂曰吾輩出處使若曹得參其口乎潛齋嘗使其子就試先生曰吾輩不能錮其子弟以世襲遺民也然聽之則可從而爲之謀則失矣潛齋謝之與顧祖禹善祖禹方館徐乾學家至門不入祖禹出見乾學聞之亟出迎解舟疾去卒年七十二存詩百餘篇參杭州府志

沈先生佳

沈佳字昭嗣仁和人康熙戊辰進士初知湖廣監利知縣移安化卒官自少有志伊洛之學鄉舉出湯潛庵門潛庵語錄先生

及同門王廷燦范景等所手述也學出於潛庵而一宗朱子以
黃梨洲明儒學案於姚江末流頗爲囘護乃著明儒言行錄以
救其失書仿朱子名臣言行錄例大旨以薛瑄爲宗於陳獻章
頗致不滿雖收王守仁於正錄而守仁弟子刪汰甚嚴王畿王
艮咸不預焉潛齋稱其去取至愼先生考訂博洽嘗貽潛齋書
論易四德及禮禘祫義他所著有易大象玩易解春秋學大全
粹語明代人物考禮樂全書樂府中聲省譽錄復齋遺集參杭州府志

陸先生隴其別爲三魚學案

甸華家學

沈先生蘭彧

沈蘭彧字方稷甸華弟諸生年十一作大樹賦見賞於陳子龍
後深究易理與其兄講學河渚負笈從游者甚眾

案蘭彧潛齋先生所爲甸華傳作蘭成今依杭州府志並

錄其傳

甸華弟子

陸先生寅

陸寅字冠周仁和人父圻字麗京少負才名與陳子龍張溥爲
登樓社工詩世號西陵體又與毛先舒等酬唱號西泠十子莊
廷鑨史禍作株連下獄僅乃得白親既沒棄家遠游不知所終
獄急時先生與兄皆被逮爭取重索自繫而讓其輕者父既出
游乃奉病母以居母卒有傳父所在者萬里行求朱彝尊爲作
零丁以哀之十餘年不歸然竟不可得康熙二十七年成進士
逾年咯血卒有玉照堂集

清儒學案卷十七終